

对受害者而言，报复是最好的救赎？

解剖

ABGESCHNITTEN

【德】赛巴斯蒂安·菲茨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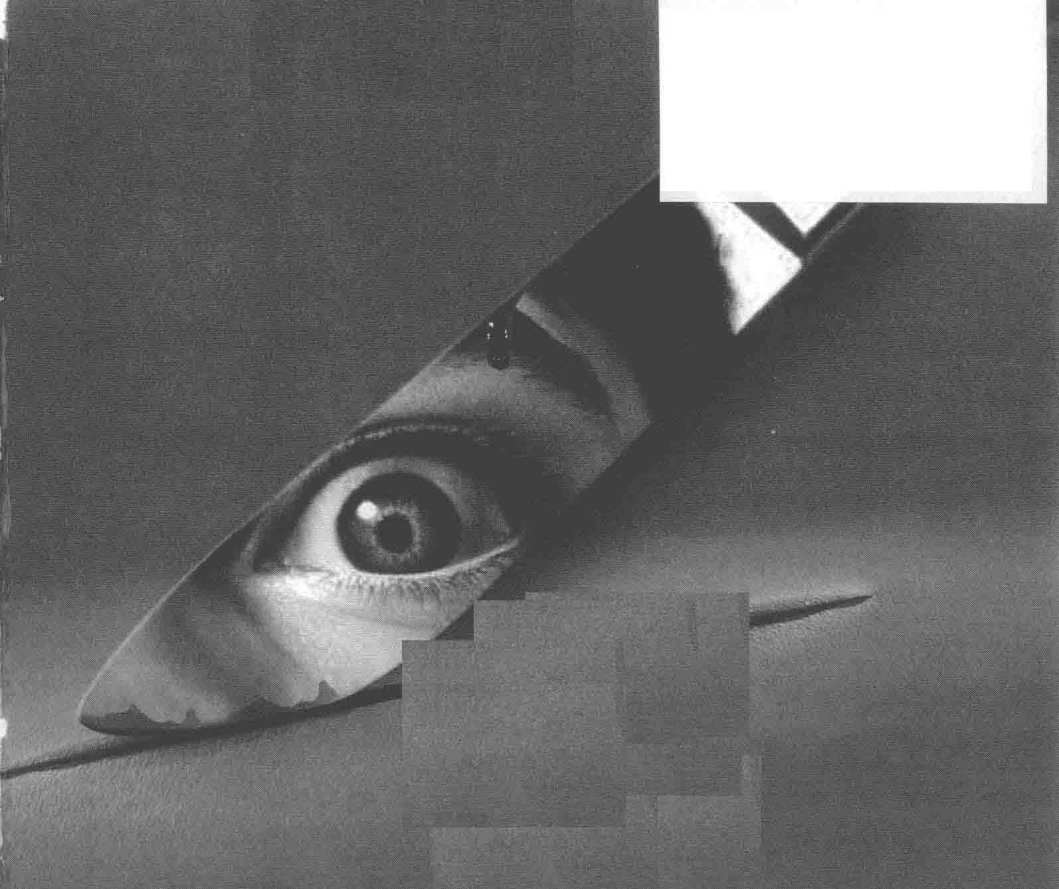
Sebastian Fitzek

迈克尔·索寇斯

Michael Tsokos

著 蔡宛霖 | 译

华夏出版社



解剖

ABGESCHNITTEN

【德】赛巴斯蒂安·菲茨克

Sebastian Fitzek

迈克尔·索寇斯

Michael Tsokos

著 蔡宛霖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剖 / (德) 菲茨克, (德) 索寇斯著; 蔡宛霖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080-8508-1

I. ①解… II. ①菲… ②索… ③蔡… III. ①推理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3382 号

Copyright © 2012 by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GmbH & Co. KG, Munich, Germany
Web address of the author: www.sebastianfitzek.de
The book has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AVA international GmbH, Germany
(www.ava-international.de).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4-5574

出品策划:



华夏盛轩

网 址: <http://www.huaxiabooks.com>

解 剖

作 者: [德] 赛巴斯蒂安·菲茨克 [德] 迈克尔·索寇斯

译 者: 蔡宛霖

责任编辑: 杨永龙 聂俊珍

版权编辑: 郭 森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8508-1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透过菲茨克流畅的文笔，向你迎面扑来的是紧凑到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故事节奏。读他的书，会完全停不下来，就像是站在滑水道的高台上，一跃而下之后，一定得冲过终点，才能惊魂甫定地喘息。

——资深媒体人 范立达

远程遥控解剖、尸体信息、绑架案追踪……作者巧妙地运用孤岛、暴风雪等元素，制造“网内、网外”分隔两地的紧张感，“限时救援”要素令读者坐立不安，一路跌宕起伏，结尾更将阅读情绪推向最高峰！最后一切尘埃落定时，你会发现作者想说的不仅是个精彩、刺激的悬疑故事，还包括隐藏其后的法律与道德议题。

——推理作家 宠物先生

这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得到的！每个细节的描写不仅几乎如发丝般细腻，要完成这一切，还要有个强大的胃。所有紧绷情绪会在最终汇集时达到最高潮，因为众人无不期待，等着看菲茨克要怎么将这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整合为一，给个合理的交代。

——《自由报导》

一本情节紧凑的惊悚小说，法医索寇斯的专业知识加上畅销作家菲茨克让人错乱的丰富想象力，共同成就了一本引人入胜、激动人心的巨著。

——express.de

冷酷无情却又让人不忍放下的一本惊悚小说！让人止不住背脊发凉……除了菲茨克跟索寇斯，你不会再想读其他的惊悚作品。

——denglers-buchkritik.de

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角色塑造立体鲜明，栩栩如生仿如真实人物。加上以狂风暴雨的赫格兰岛作为故事场景，使得整起事件更具戏剧性张力。充满想象力的犯罪事件，辅以专业的法医知识，营造出无与伦比的惊恐效果！

——lust-auf-buecher.de

冷血残酷的精细描写，惊悚程度几乎让人无法承受。神经衰弱及肠胃不禁刺激者，不宜阅读。

——梅恩·帕克特

六十一岁男子因强暴女儿二百八十二次，被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得以缓刑。由于受害者在多年后还能谈论该经历，使得案情有利于加害人。此外，根据法院说法，加害人是于“十三至十八年前”施暴的。当他于1992年第一次施暴时，女孩才七岁。

新闻来源：2010年4月16日《明镜日报》

汉堡地方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一名股票投机者五年半有期徒刑。该商人以一百万购得大量便宜股票（廉价股票），再以伪造的信息高价卖出，之后股价随即重挫。

新闻来源：2009年4月17日《法兰克福汇报》

目 录

楔 子	001
十天后 赫格兰岛	006
一天后 柏林	018
在地狱里	035
柏 林	038
赫格兰岛	041
柏 林	046
在地狱里	049
柏 林	052
赫格兰岛	057
柏 林	063
赫格兰岛	068
柏林—沙伦廷	078
赫格兰岛	081
在地狱里	084

柏林—沙伦廷	088
四年前 柏林	101
赫格兰岛	107
柏林—沙伦廷	114
沙伦廷	119
赫格兰岛	126
沙伦廷	130
赫格兰岛	135
沙伦廷	137
赫格兰岛	146
沙伦廷	149
赫格兰岛	153
沙伦廷	161
赫格兰岛	165
沙伦廷—库克斯港	170

赫格兰岛	184
沙伦廷—库克斯港	188
库克斯港	192
在地狱里	215
库克斯港	218
赫格兰岛	222
在地狱里	242
赫格兰岛	244
在地狱里	246
赫格兰岛	247
尾声 三星期后	268

楔子

“你跑哪儿去了？”

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和阴冷的天气很搭调。天冷得离谱。即使手机的耳机像磁铁似的紧贴着耳朵，费欧娜也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因为耳朵早就冻麻了。

“妈，我马上到家！”

经过结冰的沼泽地时，车身摇晃了一下，费欧娜低头瞅了一眼自行车前筐里的书包，继续往前走。

“小姐，马上是多久？”

“再有十分钟。”

费欧娜蹬着自行车，她纠结着要不要在弯道前面下来。闪烁的前车灯晃得她眼花，不到最后一秒，她根本看不见路上的障碍物，幸好这里的路面结冰没有国王大道旁的自行车道那么厚。

“十分钟？你一小时前就该回家吃饭了！”

费欧娜解释说：“我问了凯玲一些生字。”她撒了个谎。事实上，她整个下午都待在桑多尔那里，但她绝对不能告诉母亲。母亲老是认为桑多尔会把费欧娜带坏。也难怪，谁让他已经成年，而且还在

眉毛上穿洞戴环呢。

如果她知道的话……

“妈，我的手机在叫，我只剩下两格电了。”这次她说的是实话。母亲叹了口气：“快点！记住不要走那条小路，听到没？”

“知道了，妈！”费欧娜不耐烦地应着，一边抬高自行车车把，好让前轮跨过树根。喂，我已经十三岁了，不是小孩子了！为什么爸妈总是把她当小孩子？桑多尔跟她说过：世界上没有比夜里的森林更安全的地方了。

对啊。有哪个杀手会在森林里冻得直打哆嗦，指望有受害者偶然经过？

从统计学上看，在白天或明亮的空间里犯罪的概率远比在黑暗里来得高。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相信危险总是潜伏在黑暗里。这个想法就跟警告大家小心陌生人一样荒谬。大部分的强奸犯都是亲戚或者认识的人，甚至是父母亲。可是不会有人警告小孩子不要上爸妈的车。

“动作快点！费儿！”这是她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接着是“哔”的一声长响，手机自动关机了。

费儿。她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要用这个白痴的小名叫我？

天啊！这个家真让人受不了！恨不得立马就能搬出去！

她愤怒地踩着自行车。前面的路变得更窄了，弯路的曲线宛如问号一般，在茂密的松树林里曲折蜿蜒。她还没有穿出树林，迎面就袭来一阵刺骨的强风，吹得她直流眼泪。接着她看到一辆车。

前方不远处，朦胧的车灯闪烁不定。

那是一辆房车，看不清颜色，绿色、黑色或是蓝色的？总之是暗色调。车没有熄火，就停在被砍过的树桩旁。后车厢敞开着，透过微弱的后车厢灯光，费欧娜看见有东西在里头蠕动。

她的开始怦怦跳个不停，她每次一紧张就这样。

少来了！你没那么胆小吧。什么危险的情况你没见过？为什么这次会让你害怕呢？

她再次加速前行，距离房车还有十几米远时，停了下来。她看到一只手从后车厢掉出来。

至少在迷离的车灯下看起来是这样。但其实只是一条手臂垂在车牌上（车牌上满是血污），身体的其他部分被挡在后车厢里面。

“救我！”从后车厢里传来一个男人嘶哑的声音。以费欧娜的标准来看，那是个老男人，对她而言，超过三十岁就算是人生尾声了。男人的声音非常微弱，微弱到几乎被发动机的轰鸣声给淹没。

“救命！”

费欧娜的第一个念头是继续往前骑。但血流满面的男人抬起头，在她身后伸出手臂求救。费欧娜不禁想起在桑多尔房间里的那张海报。在海报上，尸体的手臂从坟墓里伸出来。

“拜托，不要走！”男人叫着，声音嘶哑，这次音量稍微大了一些。

她停下自行车，隔着一段距离犹豫地注视着那个男人。

他的双眼都肿起来了，嘴角流着血，右腿弯曲得近乎畸形。

“发生什么事了？”费欧娜问。她的声音和她的心跳一样颤抖得厉害。

“我遭到了袭击。”

费欧娜往前走一步。在后车厢的灯光下，她能见的有限，只看到这个陌生人穿着运动服和慢跑鞋。

费欧娜将目光转向后车厢里的儿童座椅。这时候她改变了主意，拒绝伸出援手。“别被骗了。真正的心理变态看上去往往像受害者。他们会利用你的怜悯。”桑多尔曾经叮嘱过她。他知道的东西比母亲多太多了。或许这个家伙根本就是个坏蛋。他被揍一定是活该倒霉。

就算他真的是受害者，那也不关我的事。自然会有人来救他。

费欧娜再次骑上自行车，这时男人开始哭泣：“拜托！留下来！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们都这样说！”

“你瞧瞧我这个样子。你没看见我需要帮助吗？求求你帮我叫救护车。”

“我手机没电了。”费欧娜回答。

她将耳机从耳朵里拔出来。在紧张的时候，她总会忘记耳机的存在。

男人疲惫地点头说：“我有。”

费欧娜用手指头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我绝对不会碰你。”

“你不用碰我。手机就在前座。”

男人蜷曲着身体，好像胃痉挛发作一样。他似乎痛得全身颤抖。

他妈的！我现在在干什么？

费欧娜抓住车把，虽然戴着厚厚的皮手套，但手指头还是很冰。

我该帮他吗？

她呼出的哈气在空气中凝结成一团水雾。

受伤严重的男人试图坐起来，结果还是无力地躺回后车厢。

男人再次请求说：“拜托你！”费欧娜鼓起勇气。

管它呢。不会有事的。

路面凹凸不平，自行车支架没办法撑起来，她只好把车平放在地上。走到房车旁边时，她小心翼翼地避免离男人太近。

打开车门，她问：“手机在哪里？”

她只看见车载手提电话的支架，上面没有手机。

费欧娜听见男人嘶哑地小声说：“在副驾驶座的储物箱里。”

她考虑是否要绕过车子，但后来决定从驾驶座这头弯腰，直接伸

手打开另一侧的储物箱。

里面没有手机。

当然没有。

打开储物箱时，掉出来的是已开封的橡胶手套和一卷封箱胶带。费欧娜的心怦怦作响。

“找到了吗？”费欧娜听见男人这样问。他的声音忽然贴近，一转身，费欧娜看见男人就跪在后座，离她只有一步之遥。

这样的距离，如果真要发生什么事，一瞬间便已足够。

费欧娜不用车上的橡胶手套，而是套上自备的手套。她伸手到座椅下方。枪就在那里，就在桑多尔所说的位置。子弹上了膛，开了保险。

费欧娜举起长枪，闭上右眼，对准男人的脸开枪。

因为消音器的关系，枪声低不可闻，听起来跟开红酒的声音差不多。男人向后倒在后车厢里。如同和桑多尔说好的一样，费欧娜将长枪丢到森林里，推起她的自行车。

实在太扯了，她手机竟然没电，不然她就可以发短信告诉桑多尔一切顺利。她差一点搞砸了，因为她刚才突然对那个浑蛋心生同情。但是她说到做到。话说回来，要离家出走，非得有一笔钱才行。

“那个浑蛋活该！”桑多尔先前是如此说服她的。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能为桑多尔做点什么事的机会，而且很合理。我下星期就满十四岁了，到那时候我就得负刑事责任，可能会为此坐牢。但如果他们今天逮捕我，我顶多只要和社工谈谈话罢了。

烂法律。桑多尔对法律制度非常熟悉，他把它们称之为“这些垃圾”。和桑多尔比起来，母亲所知的那一点生活常识简直不值一提。

想象着明天见到桑多尔时该怎么跟他报告，费欧娜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根本不需要事先用胶带捆住那个废物。不过现在她必须赶紧回家，晚饭已经凉了。

十天後

赫格蘭島

1

這些血液真噁心！

琳達一臉疲憊地注視着“受害者”。她已經在這個男人身上花費了幾個小時。刀子插在體毛濃密的腹部，流出的內臟、映有殺手倒影的眼睛……這些都讓琳達很滿意。

可是這些血看起來好假。切，我又搞砸了。

她懊惱地撕下素描本上的畫紙，揉成一團丟在地上，就扔在書桌旁那一堆失敗的作品旁邊。她拔下耳機，低沉的搖滾樂流瀉而出，覆蓋住海浪的聲音。她從保溫瓶里倒出咖啡，先用杯子暖一暖凍僵的手指，然後神情恍惚地啜飲一口。

該死的暴力情節！

死亡場景的描繪一直是她最困擾的地方，偏偏問題就在這裡。她的漫畫作品的讀者大多是少女，不知道為什麼，弱勢的女性偏偏喜歡血腥暴力的情節。

情節越暴力，女性讀者越喜歡。出版社老板不厭其煩地強調這一點。

她自己比较偏好自然情节，但不是罗曼史那类的主题，没有繁花似锦的田野或是波浪起伏的麦田。她向往无法驾驭的自然力，比如火山、山崖、波浪、喷泉、海啸和飓风。她以它们为背景，发展出许多惊魂慑魄的剧情。在狭小的工作室里，她拥有广阔视野，怒涛汹涌的北海尽收眼底。这栋狭窄的两层楼建筑是赫格兰岛上西北岸少有的独栋式楼房，就位于火山群中的一个火山口边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以爆破的方式将这些火山夷为平地，形成一个“平原”。琳达一边削着用来速写的蓝色铅笔，一边眺望窗外的大海。

为什么没有人付钱给我去捕捉这样的风景？自从她避居此地以后，她不止一次地这样想。

溅起浪花的海水和低悬沉郁的云朵营造出一种特殊效果，仿佛这座岛又往海里移动了一些。南边港口旁的海岸上堆满了消波块，海面突然卷起大浪，使得岸边的尖岬显得更加突出。尽管暴风雨警报已经发布，琳达仍然喜欢穿着她的橡胶雨靴和外套，散步到海边，任由雨水打在脸上。但现在还太早了。

她在心中劝阻自己：“你必须等暴风雨过去了才能外出！”

在飓风安娜——一个无伤大雅的名字——登陆前，时间过得很缓慢。收音机只是预报着严重的灾害，没有任何关于防灾和撤离赫格兰岛的建议。刚开始，没有人会相信小岛会与大陆完全隔绝。不久之后，暴风吹翻了医院南侧的屋顶。虽然建筑的其他部分没有漏水，但是医疗设施明显令人堪忧：因部分电力供应不足，甚至差点酿成火灾。当生活补给品已经无法保证正常送抵小岛时，许多年老的居民才开始真正考虑在岛上的去留问题。

下一批要撤离的，是一些观光客，然后才是拖家带口的当地居民，今天下午最后一班渡轮离开后，赫格兰岛上将减至不到七百人。尽管气候不佳，天气预报也说状况会越来越糟，这些“遗留者”仍抱

着一丝侥幸，希望灾情不会像气象学家预测的那么应验。现在他们每天的日程重心，就是到与市长同名的“班德鲁”旅馆一起讨论飓风最新进展。

留下的居民不想抛下他们的家和财产，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在危困之际守护家园。而琳达坚持留在岛上，则是出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原因。或许她是唯一一个渴望飓风带来灾害的人，尽管这意味着她还得依靠罐头和自来水生活好一阵子。

现在，赫格兰岛与外界隔离，琳达过去必须逃避的恐惧不会跟随她来到岛上。

“今天画得差不多了。”琳达大声说，从绘图桌前站起来。她从一大早就一直在画这一幕：最后的决斗，女战士向敌人报仇。七个钟头过去了，她的脖子已经僵硬得跟混凝土一样。

这几天她如此疯狂作画，其实没什么原因。

没有新的工作。以前她只是替别人的作品配插画，出版社并不知道她想要创作自己的故事。自从她上一个作品没完成就从漫画界不告而别以后，出版社根本不晓得她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真可恶。延误重要交稿期限这个“黑历史”，导致她完全接不到任何活儿，所以现在她只想随意画些自己想画的东西。可是每当她坐下来驰骋创意时，她笔下跑出来的不是她喜欢的大自然主题，而是她在心里虚构的垂死男人的画面。虽然暴力情节让她抓狂，可在她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声音，如果她想要拥有一个安稳好眠的夜晚，这个场景她一定要画出来。

这工作完成以后，我要开始画大海。在那之前，我得先把心里的暴力画出来。

琳达叹了一口气，走到楼下去洗澡。每次工作结束后，她都感觉自己仿佛刚刚结束一场马拉松，疲惫不堪而且全身脏兮兮的。即使几